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看春兰“汪字”，过清雅的年

谈瀛洲

(一)

春兰早春即开。新年时,在案头放一盆“汪字”,品鉴它拔俗的姿态,嗅闻它幽远的清香,真是一种清雅的享受呢!

春兰流传下来的传统品种不少,但我特别喜欢“汪字”。主要是因为它的姿态特秀,如江南小女子,清秀婉变,娇俏腴腆;又灵动如翠绿小鸟“绣眼”,拔地飞起。

“汪字”,是春兰水仙瓣名花。它的优点,是花杆细长,上面顶一朵浅绿色小花:外三瓣中,主瓣微向

年算起的话,到1865年是有两百多年了。即便是从1772年算起的话,到2021年的今天也已有249年。一个花的品种能流传近三百年,是不容易的。

看《兰蕙同心录》和《兰蕙小史》,当时就有多先选出的兰蕙名种失传。到现在,又有许多这两本书里记载还存世的名种失传。所以,“汪字”能流传到现在,真是幸运!这也说明它的生命力顽强,而且喜爱它的人多,因此种的人也多。

(二)

按照传统的兰花瓣型理论来选兰,相对来说,选水仙瓣的标准是最宽的了。《兰蕙同心录》中写道,“专看捧心起兜,梅、荷以下,鸡脚、线条俱有。”也就是说,达不到梅瓣、荷瓣标准的兰花,只要它的两片花瓣呈兜状,不管花瓣是不是像鸡脚、线条那样很细,都可以算水仙。所以兰谚有云“千梅万水仙,一荷无处寻。”也就是说,荷瓣品种是最难得的,梅瓣就要多很多,而最多的就是水仙瓣了。

但相比荷瓣名花“大富贵”,我还是更喜欢“汪字”。“大富贵”(这个名字本身有点俗气)花杆很难长长,再加上花瓣肥阔,是有点太壮硕了。就像个肥圆矮壮的富商巨贾,一副面团团的“富贵”相,取名叫“大富贵”也真的是很形象了。

我一直以为从孩子的成长来看,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重要得多,而生活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虽然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到如今已变异成买“学区房”,邻居也基本上不串门,小朋友活跃在街道里弄并不多,内中还是有恒定的东西在吧。

我的父母亲都是读书人出身,父亲酷爱藏书藏古画也爱摄影,他给我幼童时拍摄的照片都是以书橱、古画、读书为背景的。我常打开扫描后保存为电子文件夹的老照片怀旧,第一张是我七八个月时扶站在儿童坐车里歪着小脑袋笑,背景是一架钢琴式黑色玻璃门书橱,里面放满了书,仿佛寓意着我将在图书的摇篮中长大。另有一张三四岁时,我拿着一只苹果,抬头仰望书橱上父亲培育的水仙花,墙上挂着国画对轴,画的是树根遒劲、不畏寒霜的傲雪腊梅。还有一张我记忆中很深刻的合影,是我妈妈坐在低矮的沙发上,在给我与两位哥哥讲故事,洋溢着温馨的母爱。

(三)

我在这盆“汪字”,是两年前在兰友处买的,本想买五苗的一丛,结果拿到的是三苗的两丛。想把它种到一只“友石”款的黄色段泥刻绘老盆里,一丛的话会显得苗太少,所以就把两丛种在一起了。一年后,每丛长到五苗,共十苗,在早春开花两枝。看上去还是有些苗小盆大的样子。今年每丛长到七八苗,共十五苗,开花还是两枝,但兰和盆终于配称了。

当代制作的盆器,器形和泥料有许多不错的,但是在书法和绘画上,还是达不到以前的水平。

好花能配上好盆,也是一大乐事啊!

## 家教与环境

孔明珠

审美习惯,主张的价值观。

小时候我家亭间有个专用书橱,装满了连环画,记得是一家出版社还是书店关门时,父亲买下搬回家的。我读中学的二姐暑假里学着图书馆管理员整理书橱中几百本连环画,编成目录,给弟弟妹妹发借书卡。我放学后得凭卡向二姐借书,她挑选后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后来父母和姐姐们商量后,将这一整橱连环画打包运到宁波送给经济困难的亲戚,让他的小镇上开个借书摊以贴补家用,为此我和哥哥心疼了好一阵。读书的爱好是童年养成的,我上初中后,在父亲的书房中与他相对而坐安静看书,是如今思念父亲时脑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画面。

读书使人进步,使人明理。我四

十岁开始写作,曾经在女儿上初中、高中时同步写过几本书,探讨青春期教育,当时是抱着学习的想法,突击读了很多教育学、心理学专业书,也是为了解除自己在育儿上的焦虑。所幸女儿虽成长中磕磕碰碰,出国之后一路向好,我到现在,心里还十分感谢当时出版社责编老师给我布置的著书任务。

时代发展变化太快,我们早前认定的规律并不会一劳永逸地被认为合理。光速时代每天网络上的新闻在刷新我们的观念,如果你没有坚定的信念,不持续学习更新,墙头草似的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患上心理毛病是必然的,也必然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包括下一代。

关注个人身心修养是一辈子的事,小时候家长为你打下基础固然重要,成人之后独立面对世界更是考验。最近跟着围观了娱乐界一些姐姐哥哥选秀、女儿恋爱等综艺节目,其中嘉宾身上暴露的问题很多都证实了我关于家教与环境对人的影响。好的当代传播肯定不是以“吃瓜”为中心,而是透过现象来纠错。节目有开放的观点,人性的思考,“资本的力量”固然强大,但资本绝对不是唯一。



岁在辛丑 (篆刻) 刘一闻

这段时间虹江路上的音像城要搬,大约成了很多人议论的话题。对众多上海市民来说,虹江路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二手旧货专卖的代名词。虹江路二手旧货市场的范围差不多位于虹江路和虹江支路附近。虹江路上起九龙路,西迄共和新路,跨静安、虹口两区,长2486米。1913至1914年,填虹江筑路东段,1922年向西延筑。1943年更名清河路,1945年复改为今名。虹江支路则位于虹口南部,长541米,北起虹江路,折向西,再折向南,呈半圆形,终点仍在虹江路。上文中提到的虹江原为吴淞江的旧道,俗称旧江。由于河道逐渐湮没,便填河筑路,将潭子湾至俞泾浦之间陆续填没,筑成虹江路,虹江便是“旧江”的谐音。

## 虹江路上小离别

沈琦华



灌顶,刹那间我仿佛也为自己疯狂的购片欲找到了借口。

不知今后还能否继续虹江路的淘片生涯,无论如何,周末再去疯魔一回。走在虹江路上,脑中闪过的是吴梅村痛别“秦淮八艳”下玉京时的哀叹:“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这是小别离。当然吴梅村还写过更狠的生离死别:“树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诸名牌打工,且有条件欣赏你美丽的观众也不多,屈指一算,就我们这样办公室男同僚,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女同事白了我一眼,反击得不同寻常:“王尔德有名言:人生在世成不了艺术品就应该穿一身艺术品。”醍醐

查网络资料,友石本名诸葛勋(1897-1957年),又号卧龙、云石、玉如,宜兴丁山人。学艺于陶工传习所,师从名匠崔克顺,学习陶刻彩绘技艺,后来成长为一名陶刻高手。

这盆四面都有刻绘。一面刻一幅梅花八哥图;一面刻行书“独有花枝笑醉眠”七字,留“友石”款;一面刻竹石图;一面刻隶书“冷落梅枝已半香”七字,留“林”字款。(这位林姓的艺人是谁待考。)

看诸葛勋刻的花鸟,精神饱满;他刻的书法,气息流动,确实是一件雅器。

## 古村朱山

曹方

好溪抱村落,屋舍延山脚。养潭万尺深,群山千重叠。水车转流水,歌咏迎远道。堰梁清如许,洗衣棒槌敲。桃李环庭院,古木入云霄。垂髫绕黄发,喜鹊鸣树梢。鸡塘八方院,鸭逐池塘角。文虎先祖堂,英声振苍昊。朱山横南吸,尖荡试比高。古亭凌空起,飞泉挂陡峭。双桥落彩虹,微波映未照。野径荷锄归,田间遣歌笑。炊烟袅袅起,山高落日早。月出东方院,风拂美人蕉。江山虽多娇,古村景独好。横绝历四海,早晚归故巢。

注:朱山系作者老家,为千年古村落,因村南的朱山而得名,位于仙居、永康、缙云三县交界处。朱山村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如:宋代曹翰公,封都指挥元帅大将军等。

儿时,少不更事的我问母亲,为什么过年要蒸馒头?母亲告诉我,因为灶王爷回天上年了,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把过年吃的东西提前准备好。每逢这时,母亲和父亲就忙碌开来。把收藏的小麦磨成面粉,筛去麸皮,提前发好面团。将夏日晒干的马齿苋菜浸泡起来,或从地窖里刨出萝卜山芋,洗净切碎,做出多种口味的素馅儿。小时候,我很喜欢趴在桌边看母亲包馒头。发好的面团放进馅儿,在母亲手里揉来揉去,一会儿就成了一个个白花花的面团被放进笼屉。用高粱杆和麦杆编制的草蒸笼,蒸出的馒头有着奇妙的原汁原味。蒸熟的馒头排放在桌子上冷晾,弥漫的热气在寒冬中充满暖意。在热气腾腾之中,刚出笼的馒头是我孩提时久盼的美味。至今我还难忘母亲蒸做的馒头里马齿苋菜馅儿那股带着炎炎夏日的氣息浓郁郁香,萝卜馅儿那股淡淡的清香,山芋赤豆馅儿那股糯糯的甜香。随着母亲父亲一天的劳作,屋里到处飘着清新的馒头香,让我们更加急切地盼着春节早点来到。

地处大运河之畔的淮阴,历史上是南船北马的界地,中华文明滋润着这片热土。春节蒸馒头的习俗之所以传承,是因为其中渗透着人们对春节的良好祝福,寄托对新年的冀盼与希望,因此,一代一代的淮阴人乐此不疲。过去在经济困难缺粮少吃的年代,哪怕东挪西借,每家也要蒸上几笼馒头。即使现在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人们对过年蒸馒头依然念念不忘。在大年初一以后的节日里,全家人围坐在桌边,享用从蒸笼中端出的热乎乎热乎乎的馒头,就从心底里感觉到了欢度春节的滋味。

离开故乡,生活在纷繁熙攘的都市,每逢春节,面对满桌丰盛的菜肴,我就想着曾经扑面而来的那股醇厚的蒸笼味,想到母亲手中揉搓的馒头。这个蒸出的年味,感觉是一种别样的年味,久久挥之不去。

## 蒸出的年味

正凯

人们常说,旅游就是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看看,细想来,别说呆腻,就是自己身处的城市,谁敢说了如指掌?上班、上学两点一线大有人在,更何况,上海是既有积淀又时时更有变化的地方。春节向亲友拜年之余,何不抽点时间和上海来个“约会”?如果不想在饭店、商场、影剧院等室内空间过多地聚集、逗留,那么,室外还是大有挑选余地。

就拿黄浦江和苏州河来说吧,这一纵一横的蜿蜒水体经过近几年的沿线改造升级,已经是足可流连的城市客厅,每一条走完都是一个马拉松,依自己体力分段漫步也蛮实惠。印象中的苏州河边是及胸高的水泥防护墙,一副呆板表情,如今已换成滨江风格的通透栏杆,步道边点缀花草树木、雕塑小品和波浪形木座椅,行走与休憩能随心所欲。从杨浦滨江的老工厂遗存到北外滩的游艇码头,从外滩的光鲜白领到徐汇滨江的滑板少年,黄浦

江好似一路流淌着城市的历史,移步换景,目不暇接。有兴致的话,不妨坐轮渡,在浦东浦西间穿行。

过年总要图点热闹。市中心有御园、古城公园,稍远些有朱家角、七宝、新场、枫泾、川沙等古镇,平日静谧的小镇这时仿佛动起来

“约会”申城:端详她,品味她

阿惠

去参观一下,巴老写作时爱用的缝纫机就在那晒得到太阳的宽走廊里;门口的猫不拒绝游客善意的抚摸。路过一个开放的普通弄堂,踏进几步,居民们聊天、遛狗、洗晒,小孩子们追逐的祥和场景,有时会引人会心一笑。

如果想亲近大自然,那么,坐地铁、开车都行。除了市内的大公园,边远一些也有可圈可点的“约会”地。东有佘明园林古钟园,就在浦东惠南镇,离野生动物园不

远。园内布局雅致,有一亭,置复制古铜钟一口,真迹在2公里外的福泉古寺,寺内立一株千年银杏。南有醉白池、古华园。后者位于奉贤南桥镇,陈从周先生设计。园中西湖品亭曲桥、东湖双亭桥等景点,集中江南特色。西有青浦金泽镇,这里商铺不多,多的是桥,样式少有重复,如同立体展览会。同镇有个蔡浜村,农田、湿地公园环绕农舍,令村民自豪的是,宋代龄曾来此寻根。北有南翔,不仅可以逛老街、看双塔、品小笼,还有始建于嘉靖年间的古猗园,古朴雅致,四季有景。各大郊野公园以及金山水库村、宝山塘湾村、浦东旗杆村等美丽乡村,都会让你一不小心“刷”出上万步。

约吗?

明日请看《中式书房传情上海悉尼》

责编:郭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